

古典今用：论李永平小说语言、 用典与意象书写

潘筱蒨

内容摘要：李永平小说具有几项艺术特点，除了在语言艺术上具有闽南方方的色彩外，同时也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意象、引用古典文学中的诗句与具有与《诗经》“叠字”的语言艺术。引用古诗句于文本中，属“用典”中“文典”的艺术表现手法。李永平在其《望乡》一文中运用了“月”意象贯穿全篇，营造出思乡、凄凉、寒冷的意境。这显然取自中国古典诗词之“月”意象的内涵。在其小说中也出现《诗经·小雅·采薇》中的诗句，如“雨雪霏霏”，而且“雨雪霏霏”也作为其长篇小说/回忆书《雨雪霏霏》篇名。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对李永平文学创作的造诣影响极深。本文主要从李永平小说之用典艺术手法、古典意象的描写与叠字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以此窥探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艺术、内涵与精神于李永平文学中的体现与承传。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意象；用典；叠字

作者简介：潘筱蒨博士，拉曼大学中文系，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邮箱：puasc@utar.edu.my / xqfhuang@hotmail.com

Title: Classical usage Nowadays: The Language of Li Yongping's Novel: Allusions and Imagery

Abstract: The novel of Li Yongping has plenty of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Besides the use of the language arts of the Minnan dialect, his novel is also full of classical imagery, such as in the quoting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reiterative diction. Quoting classical poetry

is a kind of “quoting allusions” artistic style. The “moon” imagery in the Li Yongping’s <Looking homeward> novel, creates a homesick, miserable and cold artistic conception. This moon imagery is derived from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 his novel are the words of <Book of Odes>, such as “yuxue feifei”. So Li Yongping’s novel writing was influenced by classical poetry.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over the language, quoting allusions and imagery writing of Li Yongping’s novel. Then we can understand that Li Yongping’s novel comes from the writing style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lassical imagery, quoting allusions, reiterative diction

Author: Dr. Pua Shiau Che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Email: <puasc@utar.edu.my / xqfhuang@hotmail.com>

于李永平文学创作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关注其“原乡的想象与书写”的课题，如王德威《原罪与原乡——李永平〈雨雪霏霏〉》、《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胡月霞《李永平的原乡想像与文字修行》、王萌《虚构的罪恶之乡 李永平的〈金陵春秋〉》与陈允元《弃、背叛與回家之路—李永平〈雨雪霏霏〉中的双乡追认》等。由此而言，李永平对“原乡”的书写具有其特别的象征意义与意涵，且具有研讨的意义。另其他课题研讨有张俏静《不尽大河滚滚流 无边情思深深藏——论李永平的长篇小说〈大河尽头〉》、朱崇科《旅行本土：游移的“恶”托邦——以李永平〈金陵春秋〉为中心》与金进《文字鬼魅·殖民书写·红楼笔法——李永平小说创作中文化因素之论析》、王荣耀《大河尽头》中的男性书写和回归书写》与左娅《〈大河尽头〉的母性特质解读》等，分别从本土、殖民、性别的角度对李永平小说进行探讨。由此可言，学界目前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李永平语言、用典艺术与意象书写的关系”课题尚缺乏关注。本文将对此课题进行梳理。

李永平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深厚，主要是耳濡目染之下形成的。原因归咎于从小就处于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氛围浓厚的环境里。李永平曾回忆道：“父亲是读书人，在华侨学校教中文，家中没别的东西，古书特多，章回小说、唐诗宋词，不管看懂看不懂都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汉字的文学世界。父亲也常朗诵《诗经》，听多了，《诗经》的意象在写作时自然浮现。”^①因此在李永平小说创作里，充满着浓厚的中国古典情调的意境。这意境的营造从其运用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象有关。因此本文将从李永平的古典意象书写（以小说《望乡》为主）、叠字的语言艺术与用典手法窥探中国古典文学对李永平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古典文学意象“月”的现代书写

根据董庆炳的说法，中西文论中都有意象（image）一词，从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之用途中归纳起来，意象主要四种，一心理意象，二内心意象，三泛化意象，四观念意象及其高级邢台的审美意象。^②然而，笔者以为中国古典诗词意象大致可分为：一自然意象，二社会意象。而李永平在《望乡》小说里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自然意象。

“月”意象在李永平小说《望乡》中是一个由始至终贯串于整个故事情节的重要意象。这意象起着渲染故事主角的情感作用，达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月”意象所蕴含的审美内涵与意境。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月”意象有几种象征涵义。第一种“月”的阴晴圆缺象征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就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月”意象的书写：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③

① 陈琼如：《李永平——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402。

② 董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页223。

③ 邹同庆、王宗棠：《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173-174。

苏轼《水调歌头》的“明月”不仅象征人世间悲欢离合也起着联系人们情感的媒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婵娟”正是思念的双反因分隔两地无法相聚，而作为传情达意的信使。自古中国文化中就有着向往“团圆美满”之意。月的时圆时缺更丰富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即对情感上的美好团圆有了一份期待。因此“明月”自然就成文人笔下的描写对象。

第二种“月”意象的象征清冷、哀愁与思念故乡的涵义。此涵义可见于首首家喻户晓的诗歌里，如李白《静夜思》诗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另杜甫《月夜忆舍弟》诗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居易《望月有感》诗曰：“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与王安石《泊船瓜洲》诗曰：“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这些诗篇都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回乡，而心中满怀对故乡思念的哀愁。“月”因为本身的形象而具有了思念的符号。月其色苍白，给人清冷寒意的感觉，夜晚悬挂在夜空，更添几分哀愁。李永平小说《望乡》中也多次对月色进行描述如：“河上，月色沉沉”与“月色皎皎”等。

以上“月”意象的第二种涵义，属于李永平《望乡》中“月”意象的主要涵义。李永平《望乡》小说中第一个“月”的出现：

“月光下，朱鸽，妳那张小脸子霎时间变得苍白。”^①

这“月光”即是作者为铺陈小说故事主角对故乡所具有的哀愁情感的一个序幕。这“月光”意象象征故事主角月鸾的内心对故乡是充满着矛盾、挣扎与思念之情。于小说中故事的主角之序幕写道：

“有一个名字叫月鸾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姐妹，我也没脸回去见她们。”^②

李永平将“月”化身为一个女人的名字“月鸾”，这就表明了女主角本身就具有了“故乡情”的情感符号。而小说《望乡》正与

①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359。

② 同上注，页360。

一电影《望乡》同名。该电影是取材于山崎朋子的原著《山打根八番娼馆》，讲述被卖身海外的穷家女阿崎婆的真实故事。影片结尾，圭子来到了山打根的森林中，杂草间，看到矗立着许许多多南洋姐的墓碑，背对着她们的祖国日本。因此电影《望乡》两字即是被卖身的南洋姐对故乡的远望。因此“望乡”两字有着有家归不得的痛楚。李永平在小说《望乡》中也说起了这个电影的故事。这也是其小说要表达的意涵所在。

“观音山头一瓢月光下那满江绽放迎风摇曳的芒花，映着城中高烧的霓虹灯火，萧萧瑟瑟那么动人！……每次看到台湾芒花，我就会想到婆罗洲台湾寮的故事。心中一酸……。”^①芒花象征被卖身到婆罗洲的女子月鸾和她的姐妹们，因此月光下照着迎风摇曳的芒花。此处描写的“月光”是含有清冷寒意的哀愁。

“月光下黑水白芒，美不美？我问妳，这条河叫什么名字？”^②

这里的月光照着白芒，也是隐喻对故乡思念着的那些南洋女子月鸾及其姐妹。显然小说从一开始的“月光”意象描写，就是“故乡思念的哀愁”的意涵。

“月色茫茫，成千上万只鱼儿浩浩荡荡出发，鼓着她们那装满卵子圆鼓鼓的大肚腩，趁着大雨初歇，迎向奔流而下的溪水，逆流而上，一路翻翻腾腾劈劈啾啾，破浪前进。母鱼们边游边产卵，那一粒粒卵子乍看就像一颗颗珍珠，亮晶晶飘荡在溪上，映照着河口观音山那位披着白头纱悄悄探出脸庞来观看月娘……”^③

在月色茫茫下，小说中的“鱼儿”的产卵，反衬了月鸾、林投姐和菊子姐们的命运。由于长期的卖身生活，造成无法生育，没脸回家见父母乡亲们。然而此处月光就是故乡之意。而月娘则是嫦娥，嫦娥永在月宫无法回到陆地上，一生孤独。这恰似月鸾等女子的一生命运。同时此处的“月娘”也象征人们心中对人间情感团圆的美好理想，即代表佳节时亲友们的团圆之意。

小说中穿插着一首台湾闽南曲子：

① 同上注，页 360。

② 同上注，页 361。

③ 李永平：《迟退：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 362。

月色照在三线路
 风吹微微
 等待的人怎不来
 心内真可疑
 想不出彼的人啊
 怨叹月暝^①

此曲中的“月色”代表萧瑟寒冷的内心，而月暝则代表情感中的失望。李永平将此曲穿插《望乡》小说中，主要为了表达故事女主角的内心情感世界，曲子是对情感的失望，而故事中的女主角是对故乡无法回归的失落。

最后，小说以“月娘”作为“月”意象涵义的最后铺陈，“月光下磷光闪烁。……朝向河口观音山头那位披着白头纱笑吟吟俯瞰人间的月娘……”。此处的月娘即上文所说的故事主角心中对与亲友团圆的美好愿望。因此李永平在《望乡》小说中“月”意象的运用，是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月”意象的意涵。

然而，《望乡》也是李永平对故乡之情的思念，“作为《雨雪霏霏》的压卷之作，《望乡》很能说明李永平现阶段的情怀。透过三个望乡的台湾女人，他回望他的东马家乡，又从东马回望台湾。而他心中遥望的梦土，仍然影影绰绰地隐藏在三千年前的雨雪中。”^②

二、运用《诗经》“叠字”语言艺术

《诗经》叠字叠句的语言艺术，为诗歌增添了语言之音乐性的美感。叠字，又称重言。在诗经中运用得丰富多采。根据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新编》统计，国风运用叠字的篇数有92篇、小雅58篇与颂22篇。^③因此叠字的语言艺术可算是《诗经》的象征与

① 同上注，页369。

② 王德威：《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页105。

③ 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新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页56。

代表的语言特色之一。

《国风·周南·桃夭》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① 这样的叠字语言艺术不仅达到语言的音乐性美也对景物事物描绘了其具体的形态。又《诗经·召南·草虫》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② 这里的叠字运用就有达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描绘之效果。又《诗经·魏风·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③ 这叠字的运用主要是摹拟伐木声音，可达到读其文如闻其声的效果。《诗经》的叠字语言特色与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在李永平的小说也有所体现与继承。

李永平《望乡》小说中具有“叠字”语言，如下：

“月色照在三线路，咳咳，风吹微微。”^④

“观音山一轮明月，水红红。”^⑤

“潭上月色粼粼。”^⑥

“微微”、“红红”与“粼粼”都是对大自然风、水与月形态的描写。“微微”是风细小吹拂的状态，“红红”是水被月光照耀下的颜色，“粼粼”则形容月色的波光。这与《诗经》的语言写作手法一样，如《卫风·硕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⑦ 诗中的“洋洋”与“活活”都是对水的形态的描写，“洋洋”是水势浩大样貌，“活活”而是流水的声音。

李永平《望乡》小说中也具有间隔的叠字与词汇的重叠写法，如“一波波泼水般，哗喇哗喇街头此起彼落。空窿，空窿……”^⑧、“嘿咻嘿咻，四面包抄…”与“不住迎风摇荡，窸窣

①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16。

② 同上注，页34。

③ 同上注，页300。

④ 李永平：《迟退：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373。

⑤ 同上注，页368。

⑥ 同上注，页396。

⑦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168。

⑧ 同上注，页364。

窸窣哗喇哗喇呜呜呦呦……”^①。这些重叠的词汇都是拟声词，加强画面的音乐感。这与《诗经》中的叠字间隔与词汇重叠写法一样，如《诗经·召南·羔羊》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② 词汇的重叠，可以进一步加强事物的形态。另李永平小说中常有多个叠字组合在一个句子，如下：

“喝醉酒般颠颠狂狂蹦蹦溅溅冲着撞着……”^③

“一路翻翻腾腾劈劈破破，破浪前进。”^④

这里用“叠字”对人物的动作进行状态的描写。这虽然与诗经“叠字”对人物动态的描写相似，但从其句式写法而言则与李清照《声声慢》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相似。而当中不同的是李清照的叠字运用是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为主。

李永平《望乡》：“芒草萋萋，我们这两个一大一小来自天南地北有缘相识台北街头的伙伴……”^⑤ 这里的“芒草萋萋”就如《诗经·秦风·蒹葭》曰：“蒹葭凄凄，白露未晞”^⑥ 的语言艺术。《尔雅注疏》曰：“蒹，似葭，芦也。”^⑦ 根据程俊英与蒋见元注，蒹是细长的水草，而葭是初生的芦苇。^⑧ 诗歌中的“蒹葭”是深秋的早晨，长在河边的植物。根据《本草纲目》，芒，于《尔雅》作苕，是一种今俗谓之芭茅的草。《尔雅注疏》曰：“苕，杜荣。苕草似茅皮可以为绳索。”^⑨ 今芭茅与蒹葭是不同类别的，前者旱生后者湿生。芒草就是茎身长得细细长长的草。因此李永平将北方气候所生长的植物与景象转化为南洋所生长的植物与景象。这

① 同上注，页 365。

②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 43。

③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 365。

④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 362。

⑤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 368。

⑥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 346。

⑦ 《尔雅注疏》卷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 2628。

⑧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 345。

⑨ 《尔雅注疏》卷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 2629。

里蕴含了将中国地域转换了南洋地域色彩的书写手法。《蒹葭》所运用的“凄凄”叠字不仅为语言增添了音乐性，还将秋天的萧瑟通过叠字的使用显现出来。为诗歌营造了哀愁的情感基调。从李永平小说叠字的语言艺术运用，可知李永平将《诗经》的文学内涵承继在其小说中。

三、引用古诗词的用典表现手法

李永平的小说常有穿插着古典诗词于故事其中，达到互文性的效果。这是用典的其一手法，即运用经典之句阐明自己隐含的涵义，这是一种含蓄的表现手法。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①李永平在小说中引用古诗词以丰富其情感表达。

《万福巷里》引用了：“雪月梅花三白夜，酒灯人面半红时。”^②

这是记载在《围炉诗话》名为《试灯》的一句诗。小说中的这首诗与前几段的“整条巷子的娼门，檐口亮起了十盏红灯笼”相应和，描写红灯绿酒的娼门生活。

《一炉春火》引用了：“祝福他：蓦然回首——细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干杯，干杯。”这句诗是源自宋代诗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文中引用辛弃疾这诗象征着故事人物中的情感峰回路转。而“细人”一词则是源自《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所说“讨箇细人要生得好”，代表妾的意思。

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一书是追忆婆罗洲童年往事。“雨雪霏霏”这诗句典故源自《诗经·小雅·采薇》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③诗主要表达一个离家多年的士兵欲将回乡时的忐忑心情，害怕人事已非，心里对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614。

②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107。

③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468。

故乡充满着哀愁的感伤。这诗句的意涵也作为李永平铺陈其对婆罗洲故乡的情感。而书中以《雨雪霏霏：四牡》追忆一、二、三等，都是引用《诗经·小雅·四牡》诗句之“四牡騤騤，周道倬迟。”^①《小雅·四牡》是一首出使官吏思归的诗。诗中的“四牡騤騤”之句，代表驾车的四匹公马，因为回乡的路途遥远而使马疲惫。李永平引用了这诗句的意涵来说明自己对故乡的回溯、寻觅、探寻之路是曲折遥远的。

综上所述，李永平小说创作中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从其小说创作中古典意象的使用、“叠字”语言艺术的书写与用典的构思，除了可窥探出中国古典文学对他的心灵熏陶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与马华文学的交汇之处。《我想用小说来洗涤人性中的罪恶——李永平访谈录》中，李永平说：“我父亲母亲都是大陆出生，父亲而是二十七八岁到砂捞越，所以他们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我父亲来砂捞越教书，存点钱，想回唐山盖房子。没想到中日战争爆发，接下来三年的太平洋战争，就回不去了。”^②从这段访谈中，可知李永平的家庭文化背景是富饶中国文化底蕴的，笔者以为这是造就他在小说创作中自然体现出丰富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出身在英殖民地婆罗洲的李永平于现代文学创作中承继与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与精神。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 董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4. 李永平：《迢迢：李永平自选集》，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
5. 王德威：《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6. 伍燕翎、施慧敏：《我想用小说来洗涤人性中的罪恶——李永平访谈录》，《星洲日报》，2013年4月7日。

① 同上注，页422。

② 伍燕翎、施慧敏：《我想用小说来洗涤人性中的罪恶——李永平访谈录》，星洲日报，2013年4月7日。

7. 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新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
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